清代中西贸易商欠案档案（上）

作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责编：

来源：《历史档案》2020年04期　发布时间：2021-02-05　点击量：576

按　语：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清政府设立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广州成为最重要的中西贸易口岸。为加强对中西贸易的管理，“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随着贸易的不断深入，行商拖欠外商债务，成为中西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商欠案发生于康熙末年，乾嘉时期不断增多，直至道光年间终结。现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录副奏折及宫中朱批奏折中，编选有关行商商欠案史料，供研究参考。

———选编者　伍媛媛

着各将军督抚秉公筹办与外商交涉词讼之事上谕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学士舒、于字寄伊犁等处将军、各省督抚，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刑部奏驳李质颖咨称，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啰等货银万余两无还，问拟杖责未协，议将倪宏文改拟杖流监追一案，已依议行。并明降谕旨，将李侍尧申饬，李质颖交部察议。令将倪宏文查产变抵，仍勒限一年监追，再照部议发遣。如该犯限满不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办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照数摊出，并传朕旨，赏给该夷商收领归国，以示体恤矣。此等夷商估舶冒越重洋，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致令货本两亏，尤当如法讯究。乃李质颖仅将该犯拟以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所谓有断无追，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伸，岂封疆大臣惩恶绥遐之道？幸而刑部奏驳，朕始得知其详，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样葫芦照复，其错谬可尚问乎？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时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岛夷，岂不轻视督抚，鄙而笑之？且或虑粤商奸恶，至呼吁仍复成空，将来皆裹足不前，洋船稀至，又复成何事体？且朕此番处置，非只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致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棱，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御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其辈行本小，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戴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此皆内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犁与哈萨克斯坦易马一节，办理亦须妥善，或哈萨克斯坦所驱至者本不皆善马，原不妨如法择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马，即当按其所值，与之市易，始能经久无弊。设或所给缎匹轻薄，暗减其价，致所得不偿所售，哈萨克贸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里，口即不言而心岂能允服？既违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无所底止，朕每以此廑怀。该伊犁将军不可不实力妥办，以裕永远之规。若听其日趋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闻，惟该将军是问，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该各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当推广此意妥行。若仍视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经发觉，或经朕访闻及为言官纠劾，必将该将军、督抚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仅予议处也。将军、督抚皆朕委任之人，惟当善体朕意，毋怠毋违，自可寓久安长治之计。即我世世子孙敬体朕训，守而勿失，亿万年无疆之庆，讵不在是耶。此旨着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并着入于交代，令各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俾皆恪循罔懈。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着申斥办案不利之督抚并摊抵粤商倪宏文欠英商债款事上谕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刑部奏驳李质颖咨称，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啰等货银万余两无还，议将倪宏文改拟杖流监追一折，已依议行矣。此案李质颖办理甚属错谬，外国夷商贩货来售，内地民人与之交易，自应将价值照数清还。若因拖欠控告到官，尤宜上紧严追给领，并将拖欠之人从重究治，庶免夷人羁滞中华而奸徒知所惩儆。今倪宏文拖欠夷商货银数至盈万，实属有心诓骗远人，非内地钱债之案可比。至所供落价亏本及赊与客贩、舟覆货沉等语，均系狡词支饰，岂可凭信？乃该抚仅将倪宏文减等拟徒，援赦杖责，殊属宽纵。又令该犯戚属互结保领，在外设法措缴，是倪宏文仍可藉端延宕，徒使夷商旅居守候，而资本终归无着，岂为平允？幸而部臣议驳改拟监追，若竟朦胧照复，则是地方官庇护奸商而令外夷受累屈抑，难伸其事，实乖平允，殊非体恤远人之道。李侍尧久任封疆，于抚驭边夷事宜办理向为妥善，此等赊欠夷商货本之案，自应督抚会同讯办，以期允协，乃竟置若罔闻，惟任李质颖草率定案，咨部完结，殊属非是。李侍尧着传旨申饬。至李质颖平日尚能认真办事，何以审拟此案荒唐若此，着交部察议。并着速饬承追之员先将倪宏文监追，并转饬该犯原籍查产变抵，照数给与夷商收领。其不敷之数勒限一年追清，如限满不能全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审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按数摊赔。即传朕旨，赏给该夷商清账归国，勿使向隅。其各员所赔之数，俟倪宏文名下追出抵还，仍将倪宏文照部拟发配，并将遵照办理缘由即行具折复奏。钦此。

直隶总督周元理为将追缴粤商倪宏文赊骗英商货银案谕旨传示各商事奏折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直隶总督臣周元理谨奏，为钦奉上谕事。

本年十二月初二日承准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刑部奏驳李质颖咨称，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啰等货银万余两无还，问拟杖责未协，议将倪宏文改拟杖流监追一案，已依议行。并明降谕旨，将李侍尧申饬，李质颖交部察议。令将倪宏文查产变抵，仍勒限一年监追，再照部拟发遣。如该犯限满不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办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照数摊出，并传朕旨，赏给该夷商收领归国，以示体恤矣。此等夷商估舶冒越重洋，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致令货本两亏，尤当如法讯究。乃李质颖仅将该犯拟以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所谓有断无追，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伸，岂封疆大臣惩恶绥遐之道？幸而刑部奏驳，朕始得知其详，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样葫芦照复，其错谬可尚问乎？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时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岛夷，岂不轻视督抚，鄙而笑之？且或虑粤商奸恶，至呼吁仍复成空，将来皆裹足不前，洋船稀至，又复成何事体？且朕此番处置，非只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致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棱，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御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其辈行本小，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戴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此皆内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犁与哈萨克斯坦易马一节，办理亦须妥善，或哈萨克斯坦所驱至者本不皆善马，原不妨如法择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马，即当按其所值，与之市易，始能经久无弊。设或所给缎匹轻薄，暗减其价，致所得不偿所售，哈萨克贸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里，口即不言而心岂能允服？既违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无所底止，朕每以此廑怀。该伊犁将军不可不实力妥办，以裕永远之规。若听其日趋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闻，惟该将军是问，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该各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省，亦当推广此意妥行之。若仍视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经发觉，或经朕访闻及为言官纠劾，必将该将军、督抚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仅予议处也。将军、督抚皆朕委任之人，惟当善体朕意，毋怠毋违，自可寓久安长治之计。即我世世子孙敬体朕训，守而勿失，亿万年无疆之庆，讵不在是耶。此旨着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并着入于交代，令各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俾皆恪循罔懈。钦此。钦遵。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柔远绥遐之至计，圣意最为深远。

伏思外国商人远来贸易，凡有一切交涉事件皆为内地政体所关，今蒙圣明详细指示开导，共仰睿谟广运，无微不照，实为鸿图万禩所宜，永远敬谨奉行勿替者也。臣遵即移行大小文武衙门入于交代，永远遵行。至直隶天津海口为闽广商人洋船贸易之所，臣另札天津道府将此案英吉利夷商在粤货物被欠钦奉谕旨追给，并将赊欠之倪宏文从重治罪缘由传示各商，俾伊等来往海洋，宣扬德意，仰圣主抚驭之仁于无既矣。

理合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山东巡抚杨景素为遵旨实心筹办英商交涉词讼事奏折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

山东巡抚臣杨景素跪奏，为钦奉上谕事。

本年十二月初三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刑部奏驳李质颖咨称，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啰等货银万余两无还，问拟杖责未协，议将倪宏文改拟杖流监追一案，已依议行。并明降谕旨，将李侍尧申饬，李质颖交部察议。令将倪宏文查产变抵，仍勒限一年监追，再照部拟发遣。如该犯限满不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办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照数摊出，并传朕旨，赏给该夷商收领归国，以示体恤矣。此等夷商估舶冒越重洋，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致令货本两亏，尤当如法讯究。乃李质颖仅将该犯拟以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所谓有断无追，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伸，岂封疆大臣惩恶绥遐之道？幸而刑部奏驳，朕始得知其详，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样葫芦照复，其错谬可尚问乎？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时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岛夷，岂不轻视督抚，鄙而笑之？且或虑粤商奸恶，至呼吁仍复成空，将来皆裹足不前，洋船稀至，又复成何事体？且朕此番处置，非只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致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棱，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御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其辈行本小，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戴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此皆内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犁与哈萨克斯坦易马一节，办理亦须妥善，或哈萨克斯坦所驱至者本不皆善马，原不妨如法择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马，即当按其所值，与之市易，始能经久无弊。设或所给缎匹轻薄，暗减其价，致所得不偿所售，哈萨克贸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里，口即不言而心岂能允服？既违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无所底止，朕每以此廑怀。该伊犁将军不可不实力妥办，以裕永远之规。若听其日趋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闻，惟该将军是问，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该各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当推广此意妥行之。若仍视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经发觉，或经朕访闻，及为言官纠劾，必将该将军、督抚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仅予议处也。将军、督抚皆朕委任之人，惟当善体朕意，毋怠毋违，自可寓久安长治之计。即我世世子孙敬体朕训，守而勿失，亿万年无疆之庆，讵不在是耶。此旨着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并着入于交代，令各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俾皆恪循罔懈。钦此。寄信到臣。

臣跪读谕旨，仰见我皇上抚驭中外一视同仁，而睿谟深远轶后超前，不特为怀柔千百国之鸿图，实足为治安亿万年之实鉴。臣职任封疆，惟有实心遵守，不敢罔识轻重，稍有逾越，并载入交代，永远遵循外。所有臣钦奉谕旨遵办缘由，谨缮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着各将军督抚不宜宣示外夷抚驭远人之道事上谕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大学士舒、于字寄各省督抚，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奉上谕：据周元理奏承准廷寄粤省审拟革监倪宏文赊欠夷商货银一案谕旨，遵即移行大小文武

衙门入于交代遵行。并另札天津道府将此案传示各商，俾伊等来往海洋，宣扬德意。等语。所办未为妥协。此案李质颖办理不合之处，已降旨将伊交部察议，各省俱可一体恪遵。至传寄谕旨一道，其中有统论中国抚驭远人之道，止宜将军、督抚留心经理，不便宣示外夷，是以未经明发而令各将军、督抚入于交代，俾各后任永远遵行。该督接奉后，惟当谨贮署中，列入交代册档，并毋庸移行大小文武衙门。至于海口夷商即欲宣扬德意，亦只可将明旨通传，其廷寄内之语岂宜传示。况将军、督抚办理此等事务，惟在实心妥办，又何借文告虚词。周元理所办未免误会前旨，着传谕周元理如尚未通行，即为停止；若已行文，仍速撤回。直隶一省如此，恐他省亦有似此者，并着再谕各将军、督抚接奉前此传写谕旨，止存贮入于交代，不必宣示远近。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山西巡抚巴延三为接奉粤商倪宏文赊骗英商货银案谕旨永远遵行事奏折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山西巡抚臣觉罗巴延三跪奏，为恪遵圣训，恭折复奏事。

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五日承准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字寄内开，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刑部奏驳李质颖咨称，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啲等货银万余两无还，问拟杖责未协，议将倪宏文改拟杖流监追一案，已依议行。并明降谕旨，将李侍尧申饬，李质颖交部察议。令将倪宏文查产变抵，仍勒限一年监追，再照部拟发遣。如该犯限满不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办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照数摊出，并传朕旨，赏给该夷商收领归国，以示体恤矣。此等夷商估舶冒越重洋，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致令货本两亏，尤当如法讯究。乃李质颖仅将该犯拟以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所谓有断无追，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伸，岂封疆大臣惩恶绥遐之道？幸而刑部奏驳，朕始得知其详，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样葫芦照复，其错谬可尚问乎？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时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岛夷，岂不轻视督抚，鄙而笑之？且或虑粤商奸恶，至呼吁仍复成空，将来皆裹足不前，洋船稀至，又复成何事体？且朕此番处置，非只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致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稜，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御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其辈行本小，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戴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此皆内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犁与哈萨克斯坦易马一节，办理亦须妥善，或哈萨克斯坦所驱至者本不皆善马，原不妨如法择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马，即当按其所值，与之市易，始能经久无弊。设或所给缎匹轻薄，暗减其价，致所得不偿所售，哈萨克贸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里，口即不言而心岂能允服？既违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无所底止，朕每以此廑怀。该伊犁将军不可不实力妥办，以裕永远之规。若听其日趋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闻，惟该将军是问，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该各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当推广此意妥行之。若仍视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经发觉，或经朕访闻及为言官纠劾，必将该将军、督抚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仅予议处也。将军、督抚皆朕委任之人，惟当善体朕意，毋怠毋违，自可寓久安长治之计。即我世世子孙敬体朕训，守而勿失，亿万年无疆之庆，讵不在是耶。此旨着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并着入于交代，令各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俾皆恪循罔懈。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抚循中外一视同仁，爱物推诚不遗遐迩，凡负血气者莫不同瞻圣德之高深，共仰皇恩之普被。兹因粤东行户倪宏文赊骗夷商货银一案，特颁谕旨训示臣工，俾鉴前代驭边之垂方，为立万世柔远之良法。夫远国商贩，惟利是求，绥之斯来，扰之则去，诚如圣训，若招怀失所，不但启岛夷轻视之心，且有失中华绥驭之道。今蒙皇上如天之仁，明白晓示，俾有所恪遵，而万国服心，更无所畏避，实永戴圣德于无疆矣。臣敬刊谕旨，悬于办事处所，并饬各司道府厅州县一体钦遵，俾各触目警心，恪守勿替，仍入于交代，以垂永久。

所有臣遵旨办理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伊犁将军伊勒图为接奉粤商倪宏文赊骗英商货银案谕旨永远遵行事奏折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初八日

奴才伊勒图谨奏，钦奉上谕事。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到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刑部奏驳李质颖咨称，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啲等货银万余两无还，问拟杖责未协，议将倪宏文改拟杖流监追一案，已依议行。并明降谕旨，将李侍尧申饬，李质颖交部察议。令将倪宏文查产变抵，仍勒限一年监追，再照部拟发遣。如该犯限满不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办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照数摊出，并传朕旨，赏给该夷商收领归国，以示体恤矣。此等夷商估舶冒越重洋，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致令货本两亏，尤当如法讯究。乃李质颖仅将该犯拟以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所谓有断无追，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伸，岂封疆大臣惩恶绥遐之道？幸而刑部奏驳，朕始得知其详，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样葫芦照复，其错谬可尚问乎？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时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岛夷，岂不轻视督抚，鄙而笑之？且或虑粤商奸恶，至呼吁仍复成空，将来皆裹足不前，洋船稀至，又复成何事体？且朕此番处置，非只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藐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致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更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诸属国震慑威稜，自不敢稍生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英吉利夷商一事，该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其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御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其辈行本小，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戴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此皆内外臣工所共知者。即如伊犁与哈萨克斯坦易马一节，办理亦须妥善，或哈萨克斯坦所驱至者本不皆善马，原不妨如法择而取之。若既是可用之马，即当按其所值，与之市易，始能经久无弊。设或所给缎匹轻薄，暗减其价，致所得不偿所售，哈萨克贸易已非一日，皆能悉其底里，口即不言而心岂能允服？既违立法通市之本意，其流弊且无所底止，朕每以此廑怀。该伊犁将军不可不实力妥办，以裕永远之规。若听其日趋日下而不知返，朕一有所闻，惟该将军是问，恐不能任其咎也。又如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等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该各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当推广此意妥行之。若仍视为具文，再有此等事件，一经发觉，或经朕访闻及为言官纠劾，必将该将军、督抚重治其罪，不能似此案之仅予议处也。将军、督抚皆朕委任之人，惟当善体朕意，毋怠毋违，自可寓久安长治之计。即我世世子孙敬体朕训，守而勿失，亿万年无疆之庆，讵不在是耶。此旨着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并着入于交代，令各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俾皆恪循罔懈。钦此。遵旨寄信前来。奴才捧读之下，仰见我皇上抚驭外夷，宁谧边疆，以期久安长治，睿虑实属周详。

伏思外夷远来贸易，原因觅利，必须公平交易，不使稍生怨尤，方能服其心而得抚恤之道。若令属下任意滋扰，俾生怨尤，不惟伊等畏惧，裹足不前，且将传语他夷，关系匪浅。故当其无事之时，诚不可不加意办理。即如伊犁与哈萨克贸易一节，不徒换获牲畜可供官用，实寓抚恤一端。固不得任其居奇，自当遵照历来价值办理。若希图价贱，任意克减，渐致哈萨克失望，裹足不前，殊与公事无益。是以奴才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十数年以来，凡遇贸易事件，务严饬承办官员将哈萨克牲畜照依定价交易，不可图贱克减其价。即或哈萨克驱至牲畜间有疲瘦残废不堪入厂者，亦必念其不能驱回，稍减价值，全数换留分给官兵认买，以示体恤。再，哈萨克往来贸易多年，其缎匹之美恶，价值之贵贱，伊等俱所深悉。若所给缎匹不偿伊等牲畜，伊等亦断不肯交易。至所给缎布色样，俱随其所爱者换给，并无勒抑情事。奴才尤恐承办贸易官员疏忽不谨，仍不时派员稽查。前项情事，奴才此次陛见，曾经面奏，荷蒙皇上睿鉴，此等事件目下虽无他故，但将来关系重大。奴才虽属愚昧，在新疆办事多年，外夷情形尚所熟悉，断不敢稍有疏懈。今蒙皇上睿虑，务期哈萨克永远心服，特降训旨，奴才办事益有遵循矣。除将谕旨敬谨抄录，行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及通行口外各大臣一体遵照外，奴才嗣后益加留心勤勉，务期永远无弊，敬谨办理，仍交代后任将军、大臣等永远遵行。

为此谨奏，伏祈皇上睿鉴。

（朱批：）览。

两广总督李侍尧为粤商倪宏文一案办理情形并叩谢申饬之恩事奏折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奴才李侍尧跪奏，为遵旨奏复，叩谢天恩事。

窃奴才于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初二日接准军机处大学士舒字寄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奉上谕：据周元理奏承准廷寄粤省审拟革监倪宏文赊欠夷商货银一案，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到粤。伏查本案先于上年十二月十九日接奉谕旨，刑部奏驳李质颖咨称，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啲等货银万余两无还，问拟杖责未协，议将倪宏文改拟杖流监追一案，云云。等因。复蒙皇上指示，汉唐宋明末季昧于柔远之经，不可不引为殷鉴，反复开导，杜渐防微，肇亿万年无疆之庆。传谕沿边沿海苗疆番境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入于交代，永远遵行。奴才跪读之下，感悚交集，随即钦遵圣训，将倪宏文监禁严追。至该犯原籍家产有无隐匿寄顿，先经抚臣移咨闽省饬查，尚未复到。而夷商啲于控追之后，亦已回国，现询住省大班，据称约算今年仍复来广贸易。俟其到日，查明倪宏文名下追变银数，如有不敷，遵旨先行摊赔，恭宣恩旨，照给收领。俾各国夷商皆知圣天子中外一家，莫不闻风向化，以副我皇上抚驭远人之至意。

除办理完结，另行恭折奏复外，所有前奉谕旨，现在敬谨收藏，流传交代，并未宣示通行。惟是奴才身任封疆，不权轻重，似此外夷交涉之事，漫不经心，误以倪宏文咨革监生系由抚臣衙门汇册报部，遂视如寻常钱债，竟听抚臣核议定案，糊涂率忽，百喙奚辞。乃蒙皇上天恩，不加罪谴，传旨申饬，复又明白训诲，警省将来。奴才无地自容，如梦方觉。嗣后惟有时时策励，事事留心，不敢稍涉粗疏，自取咎戾。

谨将先后奉到谕旨及奴才惭感微忱恭折奏复，叩谢天恩，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奉御批：览。钦此。

广东巡抚李质颖为粤商倪宏文一案办理情形并叩谢交部察议之恩事奏折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初九日

奴才李质颖谨奏，为叩谢天恩事。窃奴才于上年十二月十九日承准大学士舒、于字寄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上谕：刑部奏驳李质颖咨称，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夷商啲等货银万余两无还，问拟杖责未协，议将倪宏文改拟杖流监追一案，云云。钦此。遵旨寄信到粤。奴才跪读之下，感激愧悚，如梦方觉，随即钦遵圣训，将倪宏文监禁严追。至该犯原籍家产有无隐匿寄顿，奴才先经移咨闽省严查，尚未复到。查夷商啲等于控追后即已回国。奴才传省住省大班，据称啲等于今年仍来粤贸易，俟其到日，查明倪宏文名下追出银数，如有不敷，奴才等即行遵旨摊足，传唤该夷商当面恭宣恩旨，赏给收领，俾岛夷番估咸知圣主天地为心，莫不感恩向化，以仰副我皇上统御中外、一视同仁之至意。俟遵办完结，另行恭折复奏。又于本年正月初二日接奉上谕，据周元理奏承准廷寄粤省审拟革监倪宏文赊欠夷商货银一案，云云。钦此。奴才前奉谕旨训诲周详，实为亿万年柔远能迩之常经。遵即敬谨收贮署中，列入交代册档，并未移行宣示。惟是奴才仰沐天恩，逾格畀以封疆重任，乃办理外夷交易讼案，视如寻常钱债，率行核拟咨部，不知关系甚大，冒昧已极。错误之咎，实所难辞。荷蒙圣主洪恩，不加重谴，仅予交部察议，既切感刻难名，抑且愧悔无地，嗣后事无巨细，加意详慎办理，不敢稍涉粗率，自取罪戾。

所有钦奉谕旨敬谨遵办并奴才感愧微忱谨恭折具奏，叩谢天恩，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奉朱批：览。钦此。

广东巡抚李质颖呈广东督抚司道府县公摊粤商倪宏文欠款清单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初三日

谨将督抚、司道、府县公摊银数开缮清单，恭呈御览。

总督李侍尧出银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一钱五分，巡抚李质颖出银一千一百四十五两一钱五分，藩司姚成烈出银八百五两六钱，臬司陈用敷出银七百六十四两三钱四分，粮道吴九龄出银七百二十两三钱四分，广州府知府李天培出银五百七十二两五钱七分，南海县知县常德出银二百八十六两三钱，署南海县知县赵康出银二百八十六两三钱。以上共摊银五千七百二十五两七钱五分。

着将粤商倪宏文发往伊犁以示惩儆事上谕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六日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据李质颖奏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货银一万一千余两监追无着，经伊胞弟倪宏业、外甥蔡文观代还银六千两，余银五千余两遵旨于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审之府州县官照数赔完贮库，俟夷商啲等到粤给还，并请将倪宏文即照部议发配。等语。倪宏文赤手无赖肆行欺诈，赊欠夷商货银多至累万，情殊可恶，而其应追银两半系伊弟、伊甥措缴，半系地方官代赔，伊转得脱然无累，仅予发遣，实不足以蔽辜。倪宏文着往伊犁永远安插，以示惩儆。钦此。

广东巡抚李质颖为将粤商倪宏文发配伊犁事奏折

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初六日

广东巡抚臣李质颖谨奏，为奏闻事。

窃照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啲等货银一万一千余两无着，经臣遵旨办理完结，拟将倪宏文即照部议发配，恭折具奏。于本年五月十三日奉上谕：据李质颖奏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吉利国夷商货银一万一千余两监追无着，仅予发遣，不足蔽辜。倪宏文着发往伊犁永远安插，以示惩儆。等因。钦此。臣遵即

令臬司详给咨牌，将该犯起解。随据署南海县事同知俞瀚详报，该犯倪宏文痰症旧病举发，现在送医调治。等情。臣上年亲提倪宏文严追欠项时，见该犯口眼微歪，讯据供称，旧有痰病，时发时止。等语。当经密令该县留心监禁，设法催追。今据报痰症举发，随批司转饬该县上紧拨医治痊，以便起解去后。不意该病症日重，服药不效，于五月二十六日病故。臣即饬臬司陈用敷查验。据该司详称，饬委潮州府知府方应元带领仵作亲赴县监，验得该尸口眼歪斜，周身无别故，委系生前痰病身死。据医生供亦相符。研鞫书禁卒人等，并无凌虐情弊，取结具详前来。臣核情形无异。

除查开应参管狱官职名咨部察核外，所有倪宏文在监病故缘由，谨恭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

谨奏。

乾隆四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奉朱批：览。钦此。

广东巡抚李质颖等为查办行商违禁私借英商债务事奏折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奴才李质颖、奴才图明阿谨奏，为查办洋商远年私债，据实奏闻事。

窃照乾隆二十五年军机大臣议准，原任两广督臣李侍尧条奏内称，内地行店有向夷人违禁借贷勾结者，照交结外国诓骗财物例问拟，所借之银查追入官。等语。自申明禁例后二十年来，各国夷商交易年清年款，从无拖欠借贷之事。奴才等自到任后每年于洋船进口之时，将奉行禁例遍贴告示，晓谕夷商、店铺永远遵行在案。讵上年九月二十九日，有英吉利国之港脚土名咬吖喇吵船一只，船主名宾嗷，其船并无货物，据称载番银数箱送与该国夷商大班置货者，顺带港脚鬼子番禀一封投递。当令通事译出，内称广东行商欠夷人银两甚多，是否有无拖欠银两，如果有欠银多少，求大人着行商还回。等语。查禀内并无姓名，亦无年月、银数。当即一面传谕各行商，如有欠夷人银两据实开报，不得欺隐，一面传谕各国夷商大班等查明禀报去后。

据荷兰、瑞连、双鹰各国大班禀称，夷商等与洋行交易，俱系年清年款，并无私债未清之事。又据英吉利国大二班庇焦、耽美文面禀，夷商等料理本国王公司买卖，俱是年年清楚。且奉本国王吩咐不许放债有违天朝禁令，二十多年来并无私相借贷之事。或我国港脚不肖鬼子携带番银搭船来广，偷放私债，亦不可定。但宾嗷所呈番禀既无人名，又无银数，问之宾嗷彼亦不知，凭何查报。若二位大人必要查明此事，咬打喇吵地方去广东不过三个月水程，我此时就差人驾小番艇前去查明人名、银数，约明年二三月可以回禀。等语。奴才等当面吩咐速去毋迟。后据泰和行商颜时瑛禀称，商于乾隆二十三年曾向各夷人陆续借过番银十三万六千七百两零；裕源行商张天球禀称，商于二十三年其陆续借过各夷人番银，除还过外，尚欠十六万五千六百两零。又据同禀，数年来夷人因有二十五年奉行禁令，不敢逼讨，商等亦因家道不比从前丰厚，亦未还其本利，任凭他将利作本换票，但不知如今滚利加息，共有若干。这是实情，不敢欺隐。等语。奴才等恐其不实不尽，谕俟该大班自咬打喇吵查取银数到日，再行确核办理。今于三月十八日据大班庇焦、耽美文等面禀，差往港脚人业已回来。据港脚鬼子说，我这里不能细开，现有寄住澳门之鬼子吃顿、吐叽、竭力噎三人尽知，问他便能开出。随即差通事赴澳门吊取三人，三月二十九日到省，严饬各行商眼同该国大班等清算，据实开报。据开，放债鬼子共有十一人，泰和行欠夷人本利番钱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余元，裕源行欠夷人本利番钱四十三万八千余元。奴才等不胜骇异，严讯泰和、裕源二行商因何借银至如此之多，尚敢将多报少，自取重罪。据供，我二人实止欠夷人银十余万两，夷人或隔一、二、三年始行来广一次，因一时不能付还，伊亦不甚催逼，遂将利银一并作本，换票收执。内有本夷不来，将票辗转兑付他夷，亦照此将利作本，加增换票。叠滚加息二十余年，是以积至如许之多。这是实情，并无虚假，求问该国大班自知。随问该国大班，咸称实系我港脚鬼子无理，我夷人甚是羞愧。

等语。

查夷人违禁放债，又复重利滚息，自应照例追银入官。惟念该夷于乾隆二十三年放债，尚在二十五年例禁以前，但照本滚利几至十倍之多，若全数算给，既无成例，于情理亦未允协。奴才等仰体皇上绥柔远人至意，按其原本照律加一倍追还，似无偏枯。应将泰和行商颜时瑛、裕源行商张天球资财、房产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除扣缴应完饷钞外，俱付夷人收领。其余银两，着落联名具保之商人潘文岩等分作十年还清。查颜时瑛、张天球二商明知乾隆二十五年奏准例禁，乃不将每年所得行用余利撙节归还，任听夷人加利滚算，显存诓骗之心。应照勾结外国诓骗财物例从重问拟，革去原捐职衔，俱发伊犁当差，庶各行商共知儆惕，不敢私借夷债，并不敢混保非人。而放债之夷人既免追银入官，且原本之外多得一倍，益感天朝宽大之仁于无既矣。奴才等将办理缘由剀切晓谕该大班，令其于今冬该国夷船回帆时寄信该国王，严饬港脚鬼子，嗣后不许违禁放债。如再有犯者，即追银入官，驱逐回国。

奴才等更有请者。向来外洋各国夷人载货来广，各投各行交易，行商惟与来投本行之夷人亲密，每有心存诡谲，为夷人卖货则较别行之价加增，为夷人买货则较别行之价从减，只图夷人多交货物，以致亏本，遂生借银换票之弊。奴才等虽严行示禁，该行商因无定例，亦视为故套，非奏请严立科条终难禁遏。奴才等悉心筹酌，请自本年为始，洋船载货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识之行居住。惟带来货物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选派廉干之员监看稽查。奴才图明阿并随时留心察访，务必交易公平，尽除弊窦。所有行用余利存贮公所，先完饷钞，再照分年之数提还夷人。如此公办，不但代还夷债逐年可清，而行规益见整齐，税课永可充裕矣。

奴才等正在查办间，奴才李质颖钦奉谕旨调任浙江，不敢因离任在即稍为推卸，谨与奴才图明阿将查办缘由合词恭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遵行。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两广总督巴延三等为行商颜时瑛等借欠英人银两追缴清还事奏折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两广总督臣觉罗巴延三、粤海关监督臣图明阿跪奏，为查议具奏事。

窃照广东洋行商人颜时瑛、张天球借欠英吉利港脚夷人银两一案，经调任抚臣李质颖会同臣图明阿审明，颜时瑛等共欠夷人银三十万两零。因自二十三年起该夷人等将利作本层层滚算，是以据开有一百数十余万两。议将颜时瑛、张天球革去职衔，依例从重发伊犁当差。所欠夷人银两，按其原本照律加一倍追还。所有该二商资财房产查明估变，除扣缴饷钞外，俱付夷人收领，不敷银两着落联名具保商人潘文岩等分作十年清还。并请严立科条，自本年为始，洋船卖买货物俱令各行商照实定价代卖代买，选派廉干之员监看稽查，务令交易公平，尽除弊窦。等因。于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恭折具奏在案。七月二十六日奉准部咨，颜时瑛、张天球应均照交结外国诓骗财物拟军例，从重发往伊犁当差，以示惩儆。至颜时瑛等所供，原欠夷人银两既系自二十三年起陆续所欠，是否例禁以后有无续行借过，应查明分别酌办。其连名具保之潘文岩等共有几人，颜时瑛等家产估变若干；除提饷钞外余剩银两给付夷人，其不敷若干，如何摊派分扣之处，折内均未分晰声明。再，所请派员监看稽查，立法之初或无他故，久之保无官吏需索扰累，且串通作弊，更难究诘，不可不防。其如何整饬行规，使内外商民公平贸易，官役不致于中滋事，于裕课通商两有裨益之处，应令该督巴延三、监督图明阿一并查明妥议，具奏到日再议。等因。奏奉谕旨：依议。钦此。钦遵。移咨前来。除檄行按察司会同布政司钦遵查照，将颜时瑛、张天球造具年貌、箕斗详请给发咨牌佥差起解外。臣等伏查二十四年前，督臣李侍尧奏准定例，内地行商人等有向外夷违禁借贷者，照例问拟，所借之银查追入官，久经出示通行在案。颜时瑛等所欠夷人银两既称自二十三年起陆续所借，例禁以后有无续行借过之处，诚如部咨，自应查明分别酌办。随饬令行商、通事传问该夷人等。据称颜时瑛等所欠银两，实系二十三年以前陆续所借，二十五年蒙出示晓谕后，夷人等共知违例放债，本银都要追出入官，何肯再行借给？惟因与颜时瑛等交易多年，还指望他陆续偿还，是以示禁时未经截清欠数呈追。今因历年总不能还，始行具禀。等语。质讯颜时瑛等，据称自二十五年示禁以后，夷人并不肯再行通那［挪］，伊等因所欠既多，不能偿还，是以任凭滚算。等语。是颜时瑛等所借夷人银两，并非在例禁以后之处似属无疑，应请仍照原议，照律加一倍追还，以仰副皇上绥柔远人至意。

至颜时瑛等家产原议估变，除提饷钞外，余剩银两给付夷人，不敷银两着落原保商人潘文岩等分作十年还完。今查颜时瑛等所欠饷钞，颜时瑛名下三万四千余两，张天球名下二万二千五百余两，除家产变抵补外尚有不敷，并无余剩可以给付夷人。此项应还夷人银两照原议一本一利计算，应银六十余万两，分限十年，每年应完银六万余两，自应着落连名具保之潘文岩等名下摊派还完。查连名具保行商共有六家，潘文岩、陈文扩、蔡世文、蔡昭复、石梦鲸、陈世积，虽俱身家殷实，而其行业之大小，获利之多寡，每年应如何摊派，自应令其公同酌议，以免偏枯。当即饬令该商等公议去后。据六行商人潘文岩等公禀称，商等与颜时瑛、张天球谊属行友，今伊等负欠夷人银两力不能偿，商等情愿遵照定限十年代为完缴，每年应完银六万余两。商等公同酌议，各行与夷人交易所得行用，原系行中火足家口养赡之需，今情愿将各行每年所得行用尽数归入公所，存贮公柜，先尽代赔夷欠及公费，所有余剩再行按股均分交回各行，以为行中火足之用，俟夷欠还完之日，然后将每年行用仍归各行。等语。臣等查行业之大小总视行用之多少，今以行用尽数存公，先尽还完夷欠，再将余利按股均分，不必按行摊派致有不均，亦可免纷纷扣缴之弊，似应俯如该商等所议，以完积逋。

再，查原议请自本年为始，洋船载货来广时仍听夷人各投熟识之行居住，惟带来货物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选派廉干之员监看稽查，务使交易公平，尽除弊窦。奉准部咨，以派员监看稽查，恐行之既久，官吏需索扰累，且串通作弊不可不防。行令将如何整饬行规，使内外商民公平贸易，官役不致于中滋事查明妥议，到日再议。等因。臣等查不肖行商心存诡谲，只图目前可以赊欠，多方取悦夷人，买贵卖贱，不顾后累，渐至亏本折耗，勾结借贷从此而生。大抵皆因货价并无一定，得以任意高下所致，颜时瑛、张天球即其明验。臣图明阿到任二年余，细心体察，确有所见。臣巴延三自管关以来留心访查，与图明阿面加商论，亦深知其弊。原议夷人买卖货物俱令各行公同照时定价，俾一律买卖，庶夷人共知货之贵贱，不致受欺，而行商等亦无从任情高下勾结滋弊，是亦整饬行规之法。至夷商之有无勾串，评价之是否公平，不得不委员监看稽察，而官役需索扰累、串通作弊诚不可不防。臣等窃思立法难保无弊，委用惟在择人，若选派得人而又严加查察，自可不忧滋弊。大关向设委官一员，专查走私漏税，月给工费银十五两。现今委员·镶蓝旗防御李淳已委管二年，为人谨慎，顾惜颜面，即饬令就近稽查，务使商夷人等公平贸易，毋许暗中增减价值、私相受售、拖欠那［挪］移，归公行用务令实贮存公，不得虚填挂欠。倘该委员及吏役人等有偏徇营私、需索勾串等弊，察出即行严参治罪。并许各商等据实禀首，仍定限一年，选派诚谨廉干之员即时更换，以杜日久生弊。似此设法防闲，庶官役人等不致于中滋事，内外商夷均可相安，而关饷与夷欠总归有着，于裕课通商均有裨益矣。

是否有当，臣等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复施行。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粤海关监督穆腾额为洋商蔡昭复所欠外商银两应令保结众商先行填还事奏折

乾隆四十九年七月十九日

奴才穆腾额跪奏，为谨陈查办事宜，仰祈圣鉴事。

窃奴才于本年正月莅任后，留心稽查关务，并严谕各行洋商与夷人交易务要公平，俾无怼怨。就现在情形，尚无应需查办事件。惟接准前监督李质颖交代卷宗，见有洋商蔡昭复潜逃一案，随即咨会督臣舒常，檄饬地方官严行查缉，迄今尚未弋获。当查该商蔡昭复现有应完四十九年分官饷四千九百余两，五月内即须起程，委解未便。因该商远逃在外，致误解期，即将蔡昭复行业房屋饬令星速变价，清完欠饷，随于四月内照数完纳。所有四十九年分应解税银，已于六月初一日委员管解起程。

奴才窃思逃商蔡昭复延欠官饷，既将行业房屋变价完缴，伊已别无事故，何以仍复在逃未回？其平日开设洋行或有拖欠夷人银两之事。因检查案卷，见有洋商陈天德、蔡世文、陈世积等俱负累夷欠，或系产绝退商无从着追，或系自向夷商议明禀息，俱经前监督批结在案。惟逃商蔡昭复尚有拖欠夷人番银一十九万一千八百九两零，乾隆四十一年夷人控禀乞追，经前监督德魁批饬蔡昭复禀词，断以远年积欠止利归本，分作十年清还。蔡昭复于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陆续还过番银二万五千七百六十四两零，下欠银一十六万六千四十四两零。四十五年，据众商于前监督图明阿任内出具连环保结，附卷在案。奴才伏思我皇上怀柔远夷，原许各国商船来广交易，懋迁内地货物。在夷人放债行商，重利滚剥，固属有违禁例，但行商以内地贸易之人负欠夷人利债至十余万两之多，亦应速行究办，以顺夷情。查蔡昭复自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已归还夷欠银二万五千余两，下欠尚多至一十六万六千余两，数年以来未经按年清还，亦并无夷人控追。而蔡昭复之在逃未回，自系因负欠夷人此项银两，希冀潜匿在外任意延宕。因与督臣舒常面商，既有众商连环保结，自应先为按数填还，一俟该夷人来粤贸易，应即饬令出结之保商等将蔡昭复历年未清银两按年照数分还，以清夷欠。至奴才履任后，正月内共来外洋夷船四只，起货完税之后俱已先后出口，扬帆回国。五、六两月至七月十五日止，续来洋船共一十二只，奴才俱亲赴黄埔查丈。现在起卸货物，按则完税，商贾民夷俱各安堵。窃查行商旧习，销售货物富商倚恃资厚，每易居奇垄断，疲乏之商又每拖欠夷人本利，以致因循负累。奴才视事已逾半年，时时体察，行商交易尚属公平，并无居奇垄断情弊。至现今夷人往来粤东年久，亦俱积惯牟利，并熟悉内地风土人情，有利则来，无利则止，亦不受奸商把持侵欺，致有被累情事。

再，查海关窎远口岸，距省多至一、二千里不等，奴才一时耳目难周，惟恐家人书役或有需索浮费之事。屡经严饬各口，毋得稍有勒索事端，一经访查，立即尽法处治。现在严密稽查各口人役，尚知畏法，并无此项弊窦。奴才仰蒙圣恩，畀以海疆榷务重任，惟有实心体察，秉公办理，一切税口固不敢任其偷放，亦不敢稍事苛求，以冀仰副我皇上慈惠远人之至意。

所有现在查办情形，理合具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好。知道了。

两广总督福康安等为审拟行商拖欠英商货银分别追还事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三月十八日

臣福康安、臣郭世勋、臣额尔登布跪奏，为行商拖欠番夷货价，严审定拟，分别追还，恭折奏请圣鉴事。窃照海舶夷商来粤贸易，向设洋行代为销售，一切货价必须随时交接，方无滋累。而应完饷项更应按年上纳，不容拖欠耽延。臣等自抵任后，叠次申诫，严行稽察。查有丰泰行商吴昭平名下五十六年分关饷银五万四百八十两有零，应分十年清完；又放关分头银三千七十八两零，均不照限完纳，显属花销亏缺。随经密加访察，竟有拖欠番夷货价之事，当即严切饬查。随据英吉利国港脚夷商喝吔唎治等呈告吴昭平欠交番银四十万一千六百一十二元有零，恳请追给。经臣等督饬藩臬二司拘提吴昭平及原保商

人等到案究追，一面将该商田房资物尽数密速查封估变。兹据造册估款审拟详解前来。复即会同集犯亲加研鞫。缘吴昭平即吴怡观，捐纳运司职衔，于乾隆四十七年承充丰泰行商接卖夷人洋货，讵该商不善经理，连年亏折，以致公私积欠。乾隆五十四年揭买夷商喝吔唎治等棉花、洋参等货，共该银一百零二万三千余两。嗣因市价平减，仅止卖银七十余万两，较原价亏折银二十余万两。除陆续交还外，尚欠夷商番银四十万一千六百一十二元零五钱四分，每元七钱二分，合算计重二十八万九千一百六十一两一钱八分，屡讨无还。臣等因该商名下应完关饷及放关、分头银共五万三千五百五十八两有零未经按限完纳，随访有拖欠夷人货价情事。当即严行饬查，并据夷商喝吔唎治等具词赴控，饬司提拘究追，查封家产变抵。嗣因封变银数无多，估价亦属减少，恐有隐寄短估情弊，复即严切驳查。兹据逐加增估，共计银五万九千三百六十三两有零，造册呈报审拟详解，并勒令原保各行商蔡世文等先将吴昭平未完饷项扫数完清，据请将查封家产一并领变，除抵还代完饷项外，余银尽交夷货价值。不符之数情愿公认缴还，出具认状，并取该夷商等遵依呈缴前来。当经臣等提集人犯，讯悉前情，严诘吴昭平家产委已全行查封，此外并无另有隐匿寄顿，各行商亦无代为隐讳情弊。

查例载，交接外国，诓骗财物，发边远充军。等语。又，前督臣李侍尧条奏防范夷船规条案内奏准，内地行店向夷人借贷勾结，照交接外国诓骗财物例问拟。嗣于乾隆四十五年行商颜时瑛、张天球等借欠英吉利夷人银两不还，经前抚臣李质颖等奏，拟发遣新疆，家产不敷变抵，着落保商分年清还在案。今吴昭平既不将饷项按限清完，又复拖欠夷商货银至二十八万九千余两之多，屡讨不还，即与诓骗无异。吴昭平应照交结外国诓骗财物发边远充军例发边远充军，但于严行整顿之时，复敢任意拖欠，情殊可恶，应请革去职衔，从重发往伊犁当差，以示惩儆。该商名下应完关饷、分头等银，业经勒令原保各行商等照数缴完。即将吴昭平应变家产给令各商承变，除抵完饷项外，余银五千八百五两零，先给夷人喝吔唎治等收领，尚欠货价番银二十八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两有零。现据原保各行商蔡世文等情愿照从前革商颜时瑛等之案设立公柜，将各行用银陆续扣收存贮，限五年内分作六次代还，每次还银四万七千二百二十六两零。本年二月份应缴期限银两，已催据各商等如数解缴。臣等传唤夷人当堂收领，本年十二月应还一次及按年应交银两，饬令依限解给，俟吴昭平欠项缴清，即将公柜撤除，该革商吴昭平原捐照执追出咨部查销。

所有臣等严审定拟分别追还各缘由，理合会折恭奏，另缮供单，敬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朱批：该部知道。钦此。

着两广总督福康安清还行商拖欠番夷货价事上谕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据福康安等奏行商拖欠番夷货价严审定拟分别追还一折内称，访查丰泰行商吴昭平有拖欠夷商银两之事，严切饬查。当据喝吔唎治等呈控该商欠交番银四十万一千六百余元，合银二十八万九千一百余两，请将吴昭平革去职衔，从重发往伊犁当差。家产业经查封，共估值银五万九千三百余两，除抵该商名下所欠关饷银两外，余银五千八百余两先给夷人收领，尚欠货价银二十八万三千三百余两。现据原保各行商蔡世文等情愿限五年内分作六次代还。等语。行商吴昭平于乾隆五十四年揭买夷商货物，价值久未清还，欠银至二十八万余两之多，情殊可恶，自应照所拟发遣示惩。至所欠银两，虽据福康安等将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亦经各商呈请分限代还。但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既据该夷商呈控到官，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着福康安等即于关税盈余银两内照所欠之数先行给与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再，粤海关监督征收商税、管理洋行，于洋商拖欠物价不能早为清厘，亦难辞咎。所有五十四年以后监督等，俱着福康安等查明咨送该衙门议处。钦此。

两广总督福康安等为遵旨将关税盈余银两支给洋商拖欠货银事奏折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臣福康安、臣郭世勋、臣额尔登布跪奏，为遵旨支给商欠夷货价银，恭折复奏事。

窃臣等接准廷寄，钦奉上谕：行商吴昭平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遣。所欠银两虽将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但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若不即为清欠，转至贻笑外夷。着福康安等即将关税盈余银两照所欠先给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粤海关监督不能早为清理，亦难辞咎。所有五十四年以后监督等俱着查明咨送议处。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柔远恤商，敦崇大体，而于明罚敕法之中寓仁育义正之道。

臣等再三跪诵，钦戴难名，当即饬据洋商蔡世文、潘致祥等禀称，此案被欠货价夷商计有十名，内喝吔唎治等六名现今尚在广东贸易，其咬知之等四名俱已回国，有商伙伊利伊治等在粤代理贸易之事，堪以给领，不致错误。向来夷商交易俱系市平番银，吴昭平拖欠该夷商等货价，除陆续交还外，尚欠番银二十八万九千一百六十一两有零，除将吴昭平变产余银五千八百五两，又商等头限代缴银四万七千二百二十六两有零先后给领之外，实尚欠番银二十三万六千一百三十两有零，按照时价平水折算，每市平番银一百两折实库平纹银九十两，计应实发纹银二十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七两有零。等情前来。臣等伏查，粤海关监督盈余税课现在征报银四十三万五千五百五十余两，当即会同照依行市时价折实银数支出，传集该夷商及行商通事人等，敬将圣主加惠远夷，恐因守候领银稽迟时日，先将公项支给缘由明白宣谕，当堂弹兑银两，分别给发收领。据各夷商等举手过额，钦感忻忭，伏地叩头禀称，我等外国夷人，距中华数万余里，仰蒙大皇帝天地鸿恩，许我等来广贸易，得获远邦未有之物，兼可趁赚利息，实出厚幸。偶因吴昭平拖欠货价银两，除追给外，所有不敷之数各商照限缴还，本利已有着落。即我等在本国交易拖欠亦属常情，今蒙大皇帝格外加恩，将吴昭平照例治罪，复又动拨官项银二十余万两先行给发，得以及早全收归国，生生世世顶戴靡尽。举国君民闻之，亦必共深感仰。我等夷人无可图报，惟有虔祝大皇帝万寿万万寿。等语。复各免冠连连叩首，词色实出至诚。随又加以慰谕，咸各欢欣，恭谨出具领状存案。并据行商蔡世文等跪称，洋商吴昭平经理不善，以致拖欠夷货价银至二十八万余两之多，仰荷圣主宽仁，仅予发遣，不加重治其罪。商等俱系原保，理应如数立时赔还，惟因数多力薄，恳准分限缴给。今沐天恩，先行拨项给发，商等得以从容分缴，感激鸿慈，实难言罄。臣等当饬照限分别缴还归款，并又敦切诫谕，凡系夷货交易，价银务须随时清结，毋许丝毫拖欠，致干罪戾。至吴昭平系自乾隆五十四年十月起拖欠夷商银两未还，臣额尔登布等正署各任不能早为清厘，实属咎无可逭，现已开列职名咨送吏部及内务府听候议处。嗣后惟有实力稽查，随时厘剔，不使行商人等再有蒂欠，以仰副圣主惠恤远人、昭示整饬之至意。

所有臣等遵旨办理缘由，相应恭折复奏，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览。

为将拖欠夷商银两之洋商吴昭平发配伊犁事奏折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初二日

查广东洋行商人吴昭平拖欠夷商银两一案，于本年四月内经福康安等审明具奏，将吴昭平问拟军罪，从重发往伊犁当差。谨奏。

吏部为移送查办粤海关监督额尔登布事致内务府咨文

乾隆五十六年九月

吏部为咨明事。

考功司案呈准两广总督・公福咨前事。等因。相应知照可也。须至咨者，右咨内务府。

粘单：

准两广总督・公福咨称，准粤海关监督额咨呈，乾隆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承准廷寄，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据福康安等奏行商拖欠番夷货价严审定拟分别追还一折内称，访查丰泰行商吴昭平有拖欠夷商银两之事，严切饬查。当据喝吔唎治等呈控该商欠交番银四十万一千六百余元，合银二十八万九千一百余两，请将吴昭平革去职衔，从重发往伊犁当差。家产业经查封，共估值银五万九千三百余两，除抵该商名下所欠关饷银两外，余银五千八百余两先给夷人收领，尚欠货价银二十八万三千三百余两。现据原保各行商蔡世文等情愿限五年内分作六次代还。等语。行商吴昭平于乾隆五十四年揭买夷商货物，价值久未清还，欠银至二十八万余两之多，情殊可恶，自应照所拟发遣示惩。至所欠银两，虽据福康安等将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亦经各商呈请分限代还，但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既据该夷商呈控到官，若不即为清欠，转至贻笑外夷。着福康安等即将关税盈余银两内照所欠之数先行给与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至粤海关监督征收商税、管理洋行，于洋商拖欠物价不能早为清厘，亦难辞咎。所有五十四年以后监督等，俱着福康安等查明咨送该衙门议处。钦此。吴昭平拖欠夷商喝吔唎治等货价银两，系起自乾隆五十四年十月，所有管关职名，本监督于乾隆五十四年十月起至五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奉旨进京祝嘏止，又于是年十月十二日回任接管，又兼署粤海关印务；广东巡抚部院郭自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兼署起至是年十月十一日卸事止，相应声明咨呈。相应咨达。等因前来。

查此案粤海关监督额系内务府人员，相应将原文移送内务府查办办结，俟办结之日仍知照本部办理可也。

署两广总督朱珪等为审明行商石中和拖欠洋商货银案按律定拟事奏折乾隆六十年六月十一日

左都御史兼署两广总督・暂留广东巡抚臣朱珪、粤海关监督臣舒玺跪奏，为行商拖欠夷货价银，审明查办，恭折奏闻事。

据西洋国夷商哆啉哎士咟等呈控而益行石中和欠伊货银七十七万零六十两有奇，又息银四万四千二百三十三两有奇。啵唧喰烟等呈控而益行欠伊货银三十一万七千零四十五两有奇，并称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内大班说，而益行有许多田土房产货物，变价足以还清，照前交易买卖，并无异言。近闻伊将产业文契付与茶客准账。此项产业应先准夷债，恳追偿财本。等情。并据该行商石中和呈出田房产业货物，恳饬估变，着落同行各商承受行业代完饷欠。等情。当经督臣长麟会同臣朱珪、臣舒玺督同两司，亲提该商严讯属实，随将石中和即捐职员外郎石怀琏摘去顶戴，发府收禁。一面饬委广州府知府朱栋督同各委员，传同行商蔡世文等、夷人哆啉哎等将该革商货物家产逐一查抄，并石中和兄弟家产一并查封确估去后。兹据该府等审明估变议拟由司核转前来，臣等复讯无异。

缘石中和即石怀琏，父石梦鲸，于乾隆四十三年充商，开设而益洋行，承售各夷货物。五十二年石梦鲸身故，其长子石南官庶出，病废不能管事。次子石岸官料理家务，三子石中和即石怀琏接业经理，产分行共。缘各行商承售夷货，每夷船到广，先将货物全数交行议定价值，该行为之转售，陆续给价。迨各夷船风顺欲归，如有未变之货，算明若干，该夷等情愿出具并无拖欠甘结，即先驶归，俟下年置货到行，一面归清旧欠，一面又交新货，牵前搭后，势不能年清年款，此实在情形也。石中和因利压本亏，兼近年以来投行夷货多系钟表匹头，原价高昂，积存既久，货色渐旧，时值平减。每届夷船开帆回国，贬值觅售，付银付茶，盖旧挪新，层层亏折。以致核至本年，除填完外，尚有应交饷银七万六千一百六十二两六钱五分九厘，放关、分头等银五千九百三十二两四钱三分七厘；积欠西洋哆啉哎等银七十七万零六十两二钱二分四厘，息银四万四千二百三十三两一钱三分六厘，啵唧等货银三十一万七千零四十五两五钱八分。各夷人与石姓父子交手多年，指望归结，仍肯照常交易。该革商以日积日增，势难弥补，将存行货物及父遗田房产业尽数开呈，吁求饬发同行照估承变，以清饷欠等项。各夷人因闻石中和尚欠内地茶客价银，恐其将产分抵，随具禀呈请核办。

当经臣等亲提会鞫，饬委广州府朱栋等查抄估变，并传行商蔡世文等、夷商哆啉哎等将该革商货物家产，并伊兄弟已分家产逐细一体查抄，眼同各行商及经纪人等逐加确估，共值银四十三万零四百六十九两五钱，列册呈核。一面分委员役遍示晓谕，严密访查，提讯石中和严加刑诘，此外委无别项隐匿寄顿财产。并据行商蔡世文等与夷商等公算，以石中和接充而益行商拖欠饷项、夷欠共银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四百三十四两零三分六厘。除夷人欠石中和银一十四万两作抵，及利息银四万四千二百三十三两一钱三分六厘免追外，现估查抄产业货物银四十三万零四百六十九两五钱。各行商承领变价完饷抵欠，除拨抵饷项及放关、分头共银八万二千零九十五两零九分六厘，又应还夷欠银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七十四两四钱四厘外，计尚欠哆啉哎、啵唧等共银五十九万八千七百三十一两四钱，情愿公众代填。惟为数甚多，请将该商等递年公收行用银两，自本年为始，分作六年代还。据通事谢鳌等传据夷商哆啉哎、啵唧等佥称，石中和欠伊等货银共一百一十三万一千三百三十八两九钱四分，除去息银四万四千二百余两，又收各夷欠票抵银十四万两外，余银蒙将货物家产查估变抵，交众行商分限代还，实为公允。等情。

查该商承接父业，不善经理，以致积欠夷商银两，除变产抵还外，尚欠五十九万八千余两之多，自应分别追缴治罪。查例载，交结外国诓骗财物发边远充军。等语。又，查乾隆四十五年、五十五年等行商颜时瑛、张天球、吴昭平等拖欠饷项、夷账不还，节经奏明，将该商等从重发往新疆伊犁等处当差，未完夷欠着落同行各商于行用内分年代还在案。应请将该商石中和即石怀琏革去职衔，发往伊犁当差，以示惩儆。查抄该商名下货物家产，饬交各行商承领变价，先将关饷、分头等银照数完缴，余银作速承变，给还夷人哆啉哎等清欠，尚无着夷欠银五十九万八千七百三十一两四钱，现据各行商等情愿照从前革商颜时瑛等案设立公柜，将各行用银陆续扣收存贮，分限六年代还，应着令依限解给。至该商尚有欠内地茶商银两，应着落石中和家属及伊胞兄石岸官等勒限清理，革商石中和即石怀琏原捐执照饬追咨销。

所有臣等审拟查办缘由，理合会折具奏，并缮清供恭呈御览，伏乞皇上睿鉴。谨奏。

（朱批：）该部议奏。

Copyright©2003-2019 History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9034103号-1京ICP备19034103号-2 京公网安备 11040202440053号 网站访问量：16401784次 技术支持：泽元软件